

新世纪 小说大系

2001 — 2010

新 世 纪 小 说 大 系

青春卷

· 主编 ·
陈思和

· 编选 ·
金 李 理 一

徐 放 夏 张 悦 然 路 内 傅 爱 毛 鲁 敏 薛 舒 姚 鄂 梅 李 约 热 凌 可 新 榛 子 王 松 王 安 忆

新世纪
小说大系
2001 — 2010

· 主编 ·
陈思和

青春卷

· 主编 ·
陈思和

· 编选 ·
金 理
李 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 青春卷/金理, 李一编选.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21-4946-9

I. ①新… II. ①金…②李…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723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出品人: 陈 征

统 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钱 祯

新世纪小说大系 2001-2010

青 春 卷

金 理 李 一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31.25 插页 2 字数 385,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46-9/I · 3877 定价: 4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39-2925888

陈思和

上海文艺出版社邀约我主编一套《新世纪小说大系》，经过我们同人两年多的努力，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套九卷近三百万字的小说选集，时间期限为 2001 年到 2010 年，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容分为记忆（张新颖编）、乡土（李丹梦编）、生态（王光东编）、都市（王宏图编）、底层（黄平编）、科幻（严锋、宋明炜编）、奇玄（潘海天编）、武侠（姚晓雷编）、青春（金理、李一编）九大主题，十一位编者对自己负责的主题作了深入研究，他们将心得写入了各卷序文，综合起来看是对新世纪小说做的一份继往开来的总结。但是我们希望这套系列不仅是新世纪小说成就的总览，也是我们站在世纪初的门槛上直面现实、拓展未来的一份思考和实践。

虽然说“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的标志，但是在人文心理上，“新世纪”隐喻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当我们回顾此前百年，从甲午海战辱国、维新变法失败、义和团群氓暴乱、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开始，现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屈辱与自残的苦难历程，而新世纪的到来，让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种屈辱和自残的怪圈行将终结，苦难历程似乎有了转机。911 事件发生、冷战思维结束、反恐和世界主要冲突的转移、金融危机、中国进入 WTO 和经济迅速崛起，等等，都是新一轮世

纪交替时出现的令人瞠目的信息,而中国在“潜龙腾飞”的过程中造成的山崩海啸、拖泥带水、沉渣泛起的滚滚乱象,又给未来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在这样一个方生未死的大时代里,我们的小说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不仅证明自己的存在,也表达了他们对这个大时代的积极思考和深切感受。

新世纪小说创作是携带着上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阴影走过来的。90年代“无名”的文化特征深深楔入了新世纪的精神领域,并且更加普遍和深化。所谓“无名”状态,是指文化上出现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而某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共名”的主题早已经拢不住民族精神走向,在文学上便显现出更加散漫混乱而又丰富复杂的景象。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小说价值观的多元并存,也体现在不同文类的多元并存,在各自的地盘上大领风骚。纸质媒体与新媒体争宠于读物市场,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都得到了长足的竞争力:前者的高标是2000年和2012年相隔十二年高行健与莫言相继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一大批主流作家的创作井喷现象,标志“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主流地位在新环境下获得了世界性的确认;后者的证明是新媒体各类写作已成蔚然大观,网络小说中不同文类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与一百年前的晚清小说潮流竟有了暗暗对接的奇观。现在还不能说,主流文学和网络文学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汇合而产生新的小说实验和新的流派,但是,两大类小说之间观念上的鸿沟开始慢慢地缩小、有了互相吸收的可能。其实,这也是我们期待于新世纪文学未来的理想图景。这个理想促成了我们策划这套大系九大主题的动机。

大胆一些说吧,我认为新世纪小说整体艺术水准上达到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其标准当然不是指小说这种艺术样式在当下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或者为哪一派系的政治思想

所利用是否得力;而是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艺术表现的手法的创新上,都产生了一批风格独特的典范作品。一批持续了三十多年创作实践经验的作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们从笼罩了半个多世纪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下走出来,恢复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站在民间立场上从事创作,坚持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精神,艺术地、无伪地、血肉地描写这个大时代的一切方面,严肃反思和总结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个人对于历史的独立见解。这批小说艺术家的创作艺术经验亟需学术界从理论的高度给以总结,提升其创作精神,巩固其已经获得的成就。

但我们也绝不回避另外一个现实:新世纪的文学发展确实到了一个“中年危机”的阶段,现在处在瓶颈状态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是凝聚了三十年创作经验和半个世纪生命体验而成就的艺术业绩;但同时也必须关注到,转型期的社会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风波以后,历史的经验被遮蔽,人文的传统发生了断层,尽管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血脉继续在传承中薪尽火传,但毕竟失去了整体性地普及致远的力量,而同时,填补了这一空白的是依凭新媒体崛起而生的大众娱乐文化。在这一方面,新媒体文化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影响催生了新一代文学创作及其受众,回归民间的文学在自发的大众文化基础之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似乎返回到上世纪初蓬勃萌发的晚清文学状态,原先“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前提被抽取,各类文学在民间和市场的土壤里有了自由生长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新媒体文学与“五四”新文化传统教育下延续而来的主流作家的文学之间有着鸿沟、隔膜以及某种潜在对立情绪。所谓“中年危机”,也包含了代际的传承和反叛的冲突,我们认为这正是新世纪小说活力所在。两大文类之间没有根本对峙的内在理由,也

没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外部环境,事实上,文化传统的发展壮大是需要在其对立面的冲突、交锋与融汇过程中完成的,我们从主流文学吸取大量民间营养而从事创作的现象,从新媒体文学努力靠拢主流精英因素的现象中都可以意识到,一个新的融合和提升、进而传承而开拓的文学(小说创作)局面,将会在共同的努力下出现于未来。

鉴于此,我们策划这套大系的前提,是自觉抛弃“五四”以来划定的以邻为壑的思维模式,我们努力避免用“高雅文学”/“娱乐文学”、“纯文学”/“俗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严肃文学”/“消遣文学”等二元对立的原则来规划和选择文学,在我们眼中,“科幻”、“奇玄”、“武侠”与“记忆”、“乡土”、“都市”只有主题之分而无轻重之分,更无正邪之分;“底层”、“生态”、“青春”与其他文类也只有主题之分并无新旧之分,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环境下展示的文学现象,也是人们面对现实而产生的幻想、奇想和梦想。人类的任何念想都应该被人类自己尊重,只是我们对文学创作能够反映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及其思考,尤其重视。我们关注新媒体文学也许有点趋时,关注底层题材、生态题材、青春题材也许有点趋新,但从基本动机上出发,我们寻求的仍然是多元的融汇、丰富的创意和好作品的出现。

当我读完同人们精心挑选的九卷小说大系后,一种难以想象的惊喜洋溢在胸间,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图景。为了与读者分享我此刻的心情,我特意借用一点篇幅,将九卷大系入选作品的作者名单排列于下面,他们是:方方、贾平凹、宗璞、迟子建、白桦、杨显惠、阿来、严歌苓、毕飞宇、苏童、魏微、莫言、林白、阎连科、李洱、铁凝、刘醒龙、王安忆、张炜、石舒清、王新军、张学东、葛水平、李锐、李约热、王祥夫、温亚军、乔叶、红柯、孙惠芬、刘

庆邦、田耳、尤凤伟、杨争光、董立勃、周大新、范小青、刘震云、杜光辉、陈应松、叶广岑、苦金、白雪林、卢一萍、雪漠、万玛才旦、次仁罗布、尹向东、杨志军、郭雪波、孙未、姜戎、蒋子丹、郭文斌、唐颖、张生、王宏图、吴玄、陈希我、盛可以、陈家桥、潘向黎、徐则臣、须一瓜、任晓雯、走走、林那北、韩东、滕肖澜、刘恪、宁肯、格非、艾伟、曹征路、马秋芬、罗伟章、刘继明、胡学文、葛亮、朱山坡、王十月、柳文扬、何夕、刘慈欣、马伯庸、王晋康、长铗、ShakeSpace、赵海虹、陈茜、万象峰年、拉拉、江波、夏笳、陈楸帆、飞氲、韩松、七格、潘海天、骑桶人、斩鞍、AK·冯·林檎、焚狐、文舟、揽云生、杨贵福、本少爷、楚惜刀、雷文、醍醐、徐来、丽端、cOMMANDO、骆灵左、Bruceyew、白亚、舒飞廉、李多、今何在、萧鼎、树下野狐、沧月、南派三叔、阿越、碎石、踏雪、江南、王晴川、步非烟、伊人无恨、小椴、王乃飞、子菜、杨叛、萧拂、方白羽、华发生、李亮、黄海涛、孙晓、凤歌、王松、榛子、凌可新、姚鄂梅、薛舒、鲁敏、傅爱毛、路内、张悦然、徐敏霞、秦贵兵、苏瓷瓷、甫跃辉、张怡微、叶弥、夜X、韩寒。

无论是哪一类读者，面对这份名单大约都会有一种半生半熟的感觉，你可能对一类名字的创作很熟悉，但是对另外一类的名字完全感到陌生。如今我们把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视为一个完整的小说家方阵，勾勒了新世纪初中国小说作家的新阵容和新面貌。虽然与全国小说创作的所有作家相比，他们仅仅是沧海一粟，但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浪花，也打破了以往单调片面的格局，让我们看到了大海般的波澜壮阔和无限丰富。

也许，我们在努力营造一个小说乌托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这个方向下努力寻求——2008年，我们在复旦大学举办了著名学者范伯群教授学术思想的研讨会，围绕范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出版，深入讨论通俗文学如何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

2010年,复旦大学再次举办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国际研讨会,特别设立了一个议题:“断裂的美学:新世纪文学十年”,邀请了科幻作家韩松、飞氲,惊悚小说作家蔡骏,打工文学诗人郑小琼、80后女作家张悦然等进行专场讨论;现在我们编出《新世纪小说大系》,是这一系列努力探索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深入文学创作现场所做的探索工作。只要觉得这项工作有意义,我们还将探索下去,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我们将与作家们一起,书写当代,开创未来。

2013年3月15日

新世纪青春小说:期待“逆袭”品格的重生

金 理 李 一

—

本卷选入的“青春文学”,是2000—2010年十年间所发表的、不同年龄段的作家描绘不同时代中青春生活的小说。为了让读者了解本卷的编选意图、选入标准,我们略作几点说明:(1)就作品来说,我们关注的是独特、深刻地展现丰富多彩的青春世界的小说。(2)就作者来说,不限制其年龄或创作风格。不同代际的作家,其在新世纪发表的作品,只要独特、深刻地展现了青春世界,即可选入本书,而不在于该作家在创作此作品时就实际年龄而言是否属于“青年”(比如一般意义上14—35周岁)。编者的理想就是贡献不同代际的青春画卷。创作风格的问题复杂些,因为作家年龄与创作风格并不严丝合缝地对应(萨义德在《论晚期风格》中提醒我们注意“身体状况与美学风格”之间隐秘而复杂的联系,所以作任何“适时”——即认为“适合于早期生活的东西,并不适合于晚期阶段,反之亦

然”——的判断都须谨慎^①)。一般而言,大多数作家都会在青春期的爆发创作激情而留下青春意味浓厚的作品,然后发生转型,在笔墨、技法、世界观等方面都有变化。有部分作家能较长时间地保持青春心态和气质,比如巴金、王蒙。还有一部分作家因天性或特殊经历,远离青春心态,他们冷峻的笔墨大多刻画的是青春生命的早熟、早衰甚至病态、堕落,比如鲁迅、张爱玲,我们认为他们的部分篇章贡献的是一种独特的青春文学(也不妨说拓宽了青春题材的文学阐释空间)。打个比方,如果在“新世纪”出现类似鲁迅《伤逝》这样的小说,因为其展现了青年一代的追求与困境,我们也会列入本卷,而不会在乎创作者已入中年,或因其直面困境的冷峻与惯常意义上活力激荡的青春情怀有所悖逆而弃之不顾。(3)在作品和作者两方面的“解放”之后,我们看到的“青春文学”已经是按照内容所划分出来的与记忆、乡土、时尚、底层等相并列的一卷,是对于某一段特殊生命阶段的精神书写,所以它的读者群体年龄已然不存在预期的、特定的限定。相反,正如人们对于青春生命阶段的爱慕和珍视一样,青春的能量以及它与它有关的所有情感状态早已成为文学表达的重要母题,有关青春的小说也定为各个生命年龄阶段的读者所钟爱。但仍不可否定的是,那些关于青春的此时独语因其恰好吻合了青少年读者的身心成长阶段,因此这部分作品首先为他们所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青春文学首先是对于“此时成长”中青春的现时表达,其次才是广义的打破书写年龄的那些有关青春的讲述。

还想说明的是:两位编者同样是“80后”,小说中所叙写青年人遭遇的诸多问题,其中若干生机与危机、欣悦与困顿,也正渐次在我

^① 参见萨义德:《论晚期风格》第1页,阎嘉译,三联书店2009年6月。

们面前展开。编选此卷选本,既是检视文学,亦以检视自我生命。我们不敢断言这一选本足为“经典化”存档,但我们付诸的是真诚,但愿与读者分享一二洞见。

二

《姊妹行》写两个女孩儿被拐卖,逃出来的那个多年来一直坚持寻找当年同伴,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与细枝末节王安忆写得不厌其烦,就好像传统曲艺中的“抖包袱”,快到收束的当口却简捷干脆:“水掩好衣服,将小孩往地上一张小棉被上一放,站起来就跟分田走。”这里浸透的“拔地而起”的力量、不屈不挠的求生意志,也正是青春的生气、坚韧。《姊妹行》在不动声色间带出惊心动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双驴记》高潮迭起却留下无尽喟叹。小说末了挺立在雪地里、如金属般的灰褐色骨架,仿佛在警醒世人,应该如何尊重自然中的其他生命形式。王松叙写的这段知青往事,揭开了荒唐年代中(驴也被打上“家庭出身不好”的烙印)人性的迷失。

我们之所以收入1950年代生人的王安忆,“60后”凌可新、李约热,以及“70后”姚鄂梅、薛舒等作家的作品,还有一个考虑是:将小说所呈现的不同代际的青春经验,作为当下以“80后”、“90后”创作为主力的青春书写的参照系。代际归属所形成的文学写作的基点固然重要,但由此而膨胀的同质化叙述也值得警惕,可惜这样的同质化叙述在今天年轻一代的写作中很有泛滥之势。我们希望年轻一代将其自身的生命体验表达出来,但这并不是肤浅的呈现,不是种种未经“省察”与“反思”的标识对文学的派定;我们珍爱“80后”、“90后”青春书写中的“独特性”,但独特性理应在不同代际间往复回环的审视中获得,通过这种不同代际间往复回环的审视,为

自身成长、也为青春书写开放可能性。

三

本卷的绝大部分篇幅属于“80后”(包括“90后”)的青春书写。其实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具体的困难。但若以文学生态而论,相比较之下,则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更不容易。余华、莫言、王安忆们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当时的文学体制比如重要的纯文学刊物等都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当代文学转型为常态的“中年期”^①,他们构建了今日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在稳定的环境里,他们磨砺写作技艺、丰富世界观、摸索读者的口味,不断推出的作品是主流奖项的候选者、学院批评家的关注对象和图书市场的看点。可是今天的青年作家就没有这样的际遇,他们一出道就投入到市场大潮中肉搏。我们往往以为那些获得市场成功的“80后”作家就是今天的青春文学;而那些无法在市场大潮中浮出水面的作家就无缘被读者、研究者所认识。年轻一代的困境在于,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没有任何回旋、缓冲的地带……本卷入选的“80后”作者大多属于“自发自觉的写作者”(借用青年作家小饭的说法)。可能这会导致一些读者的疑惑甚至不满。我们的考虑是:与那些网络和类型写作中的同龄弄潮儿相比,与已然在人气和市场份额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写作明星相比,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关注投向这些在文化环境与市场逼迫下坚持严肃的创作态度、追求一定艺术深度和原创性的年轻写作者。

① 参见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

家庭伦理对于个体的复杂束缚在“门里门外”足可以沟通整整一个世纪古老中国现代进程中青年一代的痛苦。“罗清清推开门，发出‘吱呀’一声。那锁已经坏了很久，地面下陷的缘故，无法修缮。此时母亲正端着个簸箕出来，瞥了她一眼说：‘怎么这么晚才来，快进去磕头。’”张怡微在《我真的不想来》中再次触碰这一“痛苦”。“拜膜的事，没有人逼她，正因如此，她才不知该向谁拒绝。”看不见的束缚包围着那个即将十八岁的小女孩，簇拥着她进入成人世界。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束缚清晰定义，明白解释，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就可以找到她的某种意义上合理的反抗姿态。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词语可以成为这个时代反抗的坚实理由，世界以它的复杂多面展示给初懵于事的个体，由是，成长造就了无底的深渊。而当“在课堂上讲的那些自由和谐科教兴国，竟都顶不上家里外婆一声轻柔的‘磕头吧’”时，这种个体成长中本是自然的独立反抗不但没有得到推波助澜，相反造就了个体意识上的怀疑。这也许是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年轻人某种意义上共同的精神处境：一切都在氤氲之中，有矛盾，远不至于爆发，青春的荷尔蒙能量找不到喷发口。或者说，《我真的不想来》中罗清清特殊的家庭环境应和紧张的都市生活压力，迫使她在具体的生活问题上必须面对精神上的困惑，最后她终于冲破压抑发出尖叫声，这暴露的是一个时代里面年轻人成长中的精神信仰问题。时代在门里与门外之间，没有为青年人提供鼓舞他们高蹈的精神选择，时代再也没有那种简单、明了的黑白选择可以借之于为理想，也没有一个共同高歌的主题以凝聚一代青春的能力塑造无悔。门里的生活：在罗清清的具体处境里，经济的问题根植在至亲之人的所有问题中，无可逃避。经济问题提供的主人公最基本的现实压力支撑着人物精神上的种种紧张表达，并不断推动着它。门里的问题没有解决，但它逼

迫年轻人去开掘个体身体之门中更内在的精神世界。由此历史的压力和现实的压力让有关精神的书写稳稳着陆。于是,旧历新年在古老的仪式中通过一代又一代,记忆着我们特殊的民族性格和具体的家庭生活。

欲望,在我们以往的文学作品里多是人物行动最根本的动力,且从未有这样一些对它丧失兴味的正常人,而且是青年人。张悦然《一千零一个夜晚》正是写出了禁欲时代之后诞生的一代青年人,他们因过分容易的欲望满足,而逐渐丧失欲望兴趣。读者一定能够在“我”的身影上看到90年代文学中某些尖叫的影子,而那些制造假古董等等某种程度上也不可推却为这个时代正在流行的泡沫风尚。在一个表面更加自由、富裕的世界里,这些物质条件优渥的青年人已经到了他们生命旅程的悬崖边,他们必须找到更大的刺激以激起人类最原始的繁衍、生存欲望。所以当“我”看到禁欲年代过来的杜仲时,“我”抓到的正是他现实生活某种失败造就的“贫乏”背后掩藏着的能量。当然,这个能量非常可疑。种种努力之下,这篇小说对于都市年轻人潜在的内心疲乏有不自觉的表达。

作为某种青春的独语、自白,苏瓷瓷的《不存在的斑马》比较典型。用这样一个蜷缩在家里的病态身体,作品与其说是关注青春成长中特殊的敏感,不如说在试图探索现代生活的灯影里那些为人所看不见的角落。

在我们看到了这些“歇斯底里”之后,“80后”青春的“此时书写”似乎总是以某种“非常态”的生活样貌展示,且总是缠绕在现代化城市生活所搭建起来的物质空间,依赖现代性对于人本身可能造成的压抑。其实成长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仅仅地存在于挤压的极端处境中,我们在选入的另一些作品中不难发现,乡土的天地人伦灌注在他们的书写中,展示了别样的“此时青春”。当我们用

青春书写来固执地支撑这一代所谓离青春最近的写作者时,我们认定的是,他们这一代目前基本上是以“青春”成长内容为主要的书写对象。或者说,他们对于社会人生的所有抒发,都是通过作品里那个无处不在的带着青春情绪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正在背着整个幼年成长记忆,一步一步走向社会的中心,他/她所有的波澜都是发生在背后的世界和眼前的世界不断重组的自我认识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我”本来就是他们书写中的重要根由。“自我”并不是无视外在世界,相反它恰好是来自对于外在世界的强烈渴望。所以这种书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甚是珍贵,也尤为重要:他在文字的虚构世界中找到一个同龄人尽心竭力用青春的生命阶段展示此时此地的人类从童稚时期走向成熟时期的整个过程。其珍贵之处还在于,基本上所有的表达都是在自觉中腾出不自觉的空间,在看得见的做作和设计中流露出人的天真。

甫跃辉《初岁》的主题是成长。十多年前,主人公兰建成是跟在送去屠宰的猪后面“难过又无能为力的小男孩”;等到第一次操刀前“咬紧牙齿,身子颤抖,激动和紧张混杂在一块儿”;杀猪过程中“有一瞬间,他又隐约触到了小时候的那种疼痛,但转瞬即逝”;后来“时隔多年,兰建成已经不能体会面对一只猪的死产生的那种痛苦了,甚至为自己当年竟然那么痛苦感到难为情”……兰建成面对杀猪时的体验——借用布鲁克斯和沃伦的话^①——可看做对“邪恶的发现”,而从恐惧紧张到安之若素,兰建成内化了成人世界的秩序和机制,从而与纯真的儿童世界告别。小说中杀猪这一情节,由此可理解为告别儿童向成年转化过程中经受考验的寓言和仪式。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写到兰从猪身上抽出刀子,“血接踵而

^① 布鲁克斯、沃伦《邪恶的发现:〈杀人者〉分析》,转引自格非:《经验与想象》,《文学的邀约》第2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至”，那一刹那，“恍然觉得血是从自己身上流出去的，不知不觉中，他的呼吸竟和猪的达成一致”。从上述过程和细节来看，成长如此残酷，意味着对痛楚的渐渐麻木，甚至意味着杀死“对象化的自我”。小说还写到了侄女小微，她在屠宰场大声哭泣的表现恰如十多年前的兰，更年轻一代的成长也必须重复这样的残酷吗？小说写到这里——告别/成长的转型中对残酷的发现——似乎并无太多新意；然而，有意味的是，小说所展示的“小微—兰”这一成长序列，还可延展成“小微—兰—老董”，也就是说：小微固可视为以前的兰，但老董也可看做未来的兰。老董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他在凡庸的岗位上从容尽着生命之理，身上闪烁着《庄子》中那位“技进乎道”的庖丁的影子。这里的沉静与前面的残酷形成丰富的意味，由此为成长开放着诸多可能性。

小说中对话写作的难度，某种程度就正是来自普通话对于人物用语的束缚和限制，《来凤街少年被杀事件》酣畅之处在于作者发挥了重庆土语的泼辣爽气，如此才有人物在某些对话上的顿时生动。它不仅打开了我们的文学语言文学世界，在诸如“格老子，国家二天要着灭亡，就凭你们这些天棒”这样的表达中，文字落地，语言接通了地气，由此它还通过文字营造了民间世界的蒸腾之气。我们或可以说，这是一篇书写理想的小说：一个青年人通过高考即将告别养育他的那片日益凋敝的乡土，走向现代化的外面世界，他的内心充满了创造未来的愿望。这种理想无论在面对未来还是现实环境时，都不是流行观念加之于主人公身上的一个概念，而好像是来自一个更加朴素，一个更为原本的地方，可能是生命本身叫人对于生命的珍视。当我们在渴望文学中这一代年轻人的声音时，在秦贵兵的这篇小说中，这一代年轻人已经在悄悄地用他们的青春爱护我们这片土地了。